

# 郑鹤红： 今天，我终于敢 回忆北川的孩子们了



战士背起刚刚被救出来的孩子



急切等待救治的伤者



曲山小学的校门被挡成了“一线天”



北川县城的时间停滞在了这块牌子上

文 / 本报记者 钟兰 摄 / 祈焱

14号下午到达灾区。15号挺进北川。16号清晨，郑鹤红站在北川中学偌大的废墟上，咬咬牙，往又一个刚刚挖出来的孩子的遗体上喷消毒水。她的泪水已经流干。作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·天使妈妈基金的志愿者，郑鹤红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，受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委托，与红十字志愿者团队一起到灾区一线发放救灾物资。从灾区回北京已经有好几天了，但是在朋友们的眼里，郑鹤红的情绪仍然低落。多次打电话、发短信给她，让她写点什么，至少让我们知道她去那里看到了什么。她说，给我点时间吧，我真的很忙。等待漫长而煎熬，5月27日晚间，她终于同意把写好的内容发给我。默等许久，5月28日，终于看到了她写的东西。就在大家都为这样一个勇敢的妈妈而动容的时候，她在这篇帖子前面加了一段话：恳请各位姐妹们不要欣赏我，不要崇敬我，我是受孩子们的呼召而去，是孩子们赐予我力量，如果说我还能为孩子们做什么：请你们现在开始，教会孩子自救，训练孩子急救术及如何应付烧伤、烫伤、地震等。

## 郑鹤红的救援日记

郑鹤红是14号下午坐飞机从北京抵达成都的。

接下来，郑鹤红和陈筱薇她们一起，带着一车紧缺的物资，四处奔波，浑身仿佛有使不完的劲，两天两夜没合眼。看到那些掩埋在废墟里的生命，郑鹤红加入到“消毒组”，为孩子们的遗体消毒，为士兵们消毒。她的这篇日记，则是重点记录了5月16日发生的事情。

### 可敬的香港医生

5月16日，两天两夜没睡的我们，终于睡了六个小时。

昨夜在北川一中操场上搭好了帐篷，夜里二点多，感觉到地下有一股力量顶到我的腰部，然后又左右摇晃我的身体，像摇篮一样，大约有二十秒，原来这就是余震，太困了，顾不上害怕。

早上，一人一瓶水，泡碗方便面，虽然不觉得饿，但一定要吃，这是一天唯一的一顿饭。两天没刷牙了，实在忍不住，用了小半瓶水刷牙，感觉很犯罪。

上午，挖掘的士兵说，凌晨时挖出两个幸存的学生，听了很激动，赶忙把这个消息发给北京的志愿者一起分享。

香港红十字会是到达北川最早的NGO组织之一（中国红十字也在当天就把物资送到了），他们把帐篷设在公路边，为每一个士兵、灾民做消毒。

另一批香港红十字会的医生进了深山去救援里面的山民，爬山六七个小时的地方。中午，焱焱（注：郑鹤红的同事）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叫着：“消毒片”。她碰到一个浑身是血的香港红十字会医生（医生没受伤，是他紧急治疗的山民的血），他刚翻六个小时的山出来取消毒片，因为山上的水被污染，无法饮用。在绵阳防疫帐篷中要到一大包消毒片，香港医生马上又翻进了山里，他们的组织与效率令我们叹服，真的很佩服他们。

下午，我们防护消毒组的消毒器被车运入

北川县城中心，路昨天刚刚被挖掘机挖通，之前士兵、消防员都是翻山进去，公路被滑坡与山石砸毁。

我们防护消毒组徒步前进，一路上见到士兵、消防员抬出的伤员，这是震后第四天了，过了72小时的黄金救援期，还有这么多生命坚持着，看到生命的力量。

一路上都是从深山中逃出的灾民，一些带着砸伤与擦伤，他们有的走了几天了，从一座又一座的山里爬出来。

### 北川，安静得可怕

一进北川县，我们全部傻掉了：眼前一片废墟，大片的山体滑下来埋住了大片的房子，安静得可怕。

5月16日下午，最痛苦的一天，我在北川县城的曲山小学目睹的惨景，一直深藏在我心里，不敢回忆，不敢写出来。三层的教学楼，一层陷入地下，二、三层全部倒塌，砸成几截的孩子就露在外面。

我必须承认，当我站在曲山小学的校门口时，非常害怕，因为，这里有一座扭曲成S型楼房，随时可能塌下来。我的脚不敢走，可我的心又想去，我多希望发现一个活着的孩子。

我站在S型的危楼前祈祷：上帝啊，请你赐给我力量，让我进去，请你让我安全回家，我六岁的女儿还需要妈妈，一咬牙冲了进去。

被巨大的水泥板压着的两只小手伸在外面，一只依然是肉色，另一只是乌紫色，她一定是在逃出的瞬间被砸中的，并且不是一下致命，她乌紫的小手表明是慢慢缺氧导致的。

我恨我自己不能帮孩子们，眼看着这些小小的身体，她们都跟我的女儿一样大，一样大小的脚丫，一样的长头发，却已经失去了生命。因为人力无法搬开巨大的水泥板，而挖掘机却被挡在外面，根本无法进入，即使进入，还有几十层的台阶令挖掘机无法接近。

### 曲山小学的废墟

我问消防员是否搜过了曲山小学？

年轻的消防员说：他们昨天在曲山小学救出了九名学生，七名活着，其中一张桌子下就幸存了四个孩子，几乎没受伤。

我问消防员：搜救犬怎么来搜人？

他说：“搜救犬发现活着的人，叫声不一样，我们能听出来。但是深度昏迷的人，狗狗无法分辨。”

年轻的消防队员非常非常好，他轻声说：“如果你觉得里面还有幸存的学生，我们再去搜一遍。”

我说：“我凭着当母亲的直觉，感觉下面会有活的孩子，因为小孩子可能书包里有食品，并且，孩子如果吓昏了，体力可能保存，可能存活更久。”

这时候，狗狗已经累得舌头吐在外面，喘得很厉害，但是年轻的消防员还是带着搜救犬，穿过S型的危楼，进了曲山小学，还叫了一支二十多人的士兵队伍一起进去。

我真的无法表达对士兵、消防员的感激之情——他们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，这些可爱的小伙子们，他们带来了生的希望。

16号一天，我们为四个小孩子的身体做了消毒、清洁，两个曲山小学的女孩、两个北川幼儿园的小女孩。这个小女孩的蓝色小花被，刻在我们所有人的心里。她只有六岁，爸爸妈妈给她换上了漂亮的长统袜与小裙子，我们志愿者给小女孩用消毒水清洗干净——六岁的女孩，正是喜欢漂亮的年龄。